

少数民族动物温情故事

# 雪狼

刘殿学◎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 雪狼

刘殿学 ©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雪狼 / 刘殿学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1.10

ISBN 978-7-221-09784-2

I . ①雪… II . ①刘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13208 号

## 雪 狼

Xue Lang

---

作者 刘殿学

责任编辑 朱智毅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河北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 79 千字 印张 4.75

ISBN 978-7-221-09784-2

定价 1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  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

## 目 录

第一章	号哭的雪狼	001
第二章	暴风雪	014
第三章	魔鬼城	027
第四章	误入陷阱	039
第五章	独眼狼	050
第六章	智斗抢马贼	066
第七章	守护神狼妈妈	086
第八章	小狼“亮亮”	103
第九章	遛狗大赛	116
第十章	恶人伏法	124



## 第一章 号哭的雪狼

乌鲁木齐时间要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，下午八点放学，太阳还有些火辣辣的，烤得人脸上直冒汗。

第三节课一下，热合尔汗收拾好书包，从教室跑出来，直奔操场前边的林带。远远地看见他的那匹赤红色的大马，一动不动，很守纪律地站在树底下。看见热合尔汗朝它走来，大马马上高兴地抬起头，扬起长长的尾巴，友好地打了两下响鼻。

热合尔汗解开缰绳，从书包里掏出一块自己吃剩的干馕，往马嘴里一塞。大红马立即扇动两片厚厚的嘴唇，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。热合尔汗抱着马脖子，亲了亲，然后又去场边水渠里拽了一大把青草来，抓在手里喂马。

等马吃完了，热合尔汗一蹬脚，翻身骑上了马背。大红马十分听话，马上顺从地散开四蹄，嘀嘀笃笃，驮着他的小主人，向着快要下山的太阳，欢快地小跑起来。

热合尔汗的家，在科克达拉大草原马勺子村的“野狼岩度假山庄”里，离学校好远，要翻过五座山坡，越过一



大片戈壁滩。

在浩瀚的大戈壁滩上是没有明显的路的，走的人多了，石头和野刺草少些，那就是路。这种路，在戈壁滩到处都是，弯弯曲曲，纵横交错，很难辨别，不好认。大红马走熟了，不用指挥，它也能认识家，上了路就会小跑起来。慢跑，要两个小时，快跑，也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家。一到秋天，日头短，有时天黑透了，还不能赶到家。

新疆的一年四季中，秋天是最短暂的，西伯利亚过来的大风一刮，树上叶子就开始掉了，接着，就要进入漫长的冬季。

在这个短暂的季节里，野兽们活动频繁，因为，它们必须赶在寒冷的冬天到来之前，抓紧寻找越冬的食物。

热合尔汗爸爸告诉热合尔汗，下午放学，一定要在太阳下山前赶回家。这几天，馍馍岭西边的“魔鬼城”里，时常有野狼狗獾跑出来觅食，天黑经过“魔鬼城”，会不安全的。

本来，马勺子村和附近的几个游牧村子，去年已经合办了一所哈萨克语学校，热合尔汗本可以在村校继续上学的，可热合尔汗爸爸想，现在中国发展很快，哈萨克族娃娃光学哈语嘛，不行，走不出新疆。世界许多国家都学汉语，自己国家的娃娃不学汉语咋行呢？一定要学好汉语，将来才有更大的前途。于是，就让热合尔汗到镇上来上中

心学校，学习汉语，并且把自己心爱的一匹大红马“赤豹”也给了热合尔汗。爸爸交代他好好学习，把汉语学好了，将来考内地重点大学，一定要成为马勺子村第一个大学生。

热合尔汗家的这匹“赤豹”，可以说是科克达拉大草原上让许多人都羡慕的一匹好马。浑身的毛红得泛紫，一根根油光水亮；两只箭形的耳朵，总是警惕地立着；一条长长的大尾巴，奔跑起来，扬起好高，像一面战斗的旗。

“赤豹”还是一匹十分忠于主人的好马。早晨，到了学校，热合尔汗就把它拴在学校前边林带的树荫下，不到热合尔汗下课，“赤豹”总是从早到晚一动不动地在那站着，等候它的小主人下课一起回家。有时候，热合尔汗骑累了，在马背上打起盹来，“赤豹”也会把他一直带到家。

热合尔汗十分疼爱他的“赤豹”。每天上学，自己没吃饭，总是先给“赤豹”准备几块馕干和两根胡萝卜；有时家里给他的香蕉、苹果什么的，他也舍不得全吃了，总要留一点给“赤豹”；每个星期天，都要给“赤豹”修蹄，洗刷身上的毛，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。

今天，热合尔汗骑上马，出了学校不远，就慢慢犯起困来。下午的体育课上，体育老师让他们玩老鹰抓小鸡游戏，叫热合尔汗做“小鸡”，让“老鹰”们来抓。几只老鹰轮番上来抓他，玩得太累，都能用上“筋疲力尽”这个词来形容了。回家的路上，还没到馍馍岭，热合尔汗就伏



在马背上睡着了。

迷迷糊糊中，热合尔汗忽听“赤豹”一声长嘶，站着不走了。热合尔汗猛然一惊，揉揉眼，向四周看，看了好一会儿，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。奇怪，“赤豹”这是怎么啦？为啥站着不走？调皮是不是？哼！热合尔汗有些生气，拔出鞭子，正要赶“赤豹”快走，只听左侧山坡上什么东西叫了一声。

热合尔汗转过脸一看——啊！一条花额黑耳朵的银白色大野狼，高高地扬起脖子，张开大嘴，对天嘶叫。

热合尔汗心里猛一紧：不好！真的遇上野狼了！天还没黑，“魔鬼城”里的野狼这么快就出来了吗？热合尔汗果断地一勒缰绳，命令“赤豹”从山那边绕道过去，不敢正面跟野狼相遇。

可不知怎么了，“赤豹”竟然不听他的命令，抬起前蹄，嘶叫着，表示反抗。平时，“赤豹”很少反抗的，只要手里的缰绳轻轻一拉，叫它往哪走它就往哪走，没有不听话的。今天为啥不听命令了？热合尔汗抓着缰绳又使劲地往左一拉，“赤豹”仍抬起前蹄嘶叫，不肯往前走。

那野狼听到马叫，接着“喔——”又长长一声哀嚎，叫声十分凄惨！不像在叫，更像是在向“赤豹”和热合尔汗发出哀求。

热合尔汗也听出来了，草原上正常的狼叫，不是这样的，声音不会拖得这么长，这么悲哀。这哪像嗥叫？简直



就是在哭喊。

哈萨克人很忌讳听到野狼号哭的。老人说，谁要是听到野狼号哭，谁家里的牲畜就会不吉利，不是被狼咬，就是被豹子啃。

热合尔汗心里有些害怕，又使劲勒了一下手里的缰绳，坚决命令“赤豹”从左侧绕道走过去。

“赤豹”似乎听懂了那狼为何在哭喊，仍不肯走，猛抬前蹄，不肯掉头。

热合尔汗不知“赤豹”今天到底怎么了，竟敢又一次违抗他的命令！“咻——”手里的鞭子抽了“赤豹”一下。

“赤豹”浑身猛一抽搐，知道小主人真的动怒了，立即顺从地掉过头，绕到山那边，沿着一片沙丘，极不情愿地小跑起来。

傍晚时分，火红色的太阳，变成橘黄色，就像个巨大的橘子，紧紧地靠到西边“魔鬼城”那黑黢黢的山头上。

热合尔汗催着“赤豹”，紧跑慢跑，跑出一身汗，才远远地看到前面山脚下的马勺子村散落的蒙古包。那里有爸爸创办的“野狼岩度假山庄”。美丽的山庄在夕阳照耀下，简直就像一幅图画：黑黑的森林里，那一顶顶彩色的蘑菇屋簇拥着一座神秘的古堡，古堡四周的松树上拉起五颜六色的彩带，层层叠叠的古堡顶上插着彩旗和月牙刀，一派穆斯林风情。



离家老远，大黄狗“犍犍”就热情地摇着尾巴，飞奔  
迎来。

热合尔汗一见“犍犍”，立即翻身下马，抱起“犍犍”  
一阵亲，然后又开双腿，骑在“犍犍”背上，让“犍犍”  
驮他进屋。

没进门，就听到爸爸大声说：“哎呀，小巴郎！今天  
回来太晚了嘛！俺？看看，太阳都到山那边去了嘛。山鹰  
在太阳下山前，都是要赶回森林的，哈萨克小巴郎为什么  
这么晚呢？俺？是不是在路上玩了？俺？太阳快落山前，  
一定远离‘魔鬼城’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秋天，‘魔鬼城’  
一带有野狼群出现！我说的话，你记住了吗？”

热合尔汗听了爸爸的话，马上松开“犍犍”，告诉爸  
爸，他没在路上玩，在馍馍岭确实遇见野狼了，绕道走，  
所以才回来晚了。

热合尔汗爸爸听了，问：“真的看见野狼了吗？多少？”

热合尔汗告诉爸爸，就一条。

热合尔汗爸爸又问：“什么狼？看清楚了吗？公狼还  
是母狼？”

哈萨克人有一个习惯，攻击羊群的恶狼可以打，其他  
的狼，特别是有崽的母狼，是不能打的。

热合尔汗说：“不知道是公狼还是母狼，听它叫的声  
音好凄惨，像人的哭声一样。”

热合尔汗爸爸没再问什么，连忙在门前的石桌上放开

饭布，叫热合尔汗赶快洗手吃晚饭。爸爸告诉热合尔汗，吃了晚饭，赶快把作业做完，他还要去招待刚来到山庄的几位客人。

过了一夜，热合尔汗早上起来，什么也不记得了。饭一吃，骑上“赤豹”，上学去。

下午放学，热合尔汗仍沿着走惯了的那条近路回家。

可是，刚看见西边的“魔鬼城”黑黢黢的影子，离馍馍岭还有好远，“赤豹”又陡然停下来，抬起前蹄，一声嘶叫。

“赤豹”猛一抬前蹄，立起老高，热合尔汗差点儿摔下来，吓得一把抓住长长的马鬃。他拔出鞭子刚要抽“赤豹”的屁股，前面的馍馍岭上又传来一声狼嚎，号哭声跟昨天那野狼的声音一样凄惨。热合尔汗抬起头看看，没错，就是昨天那条花额黑耳朵的银白色的大野狼！他心里奇怪极了，这狼怎么了？昨天哭，今天又在这儿哭。听大人们说过，哈萨克人不能三次听到野狼的哭声，如果三次听到野狼的哭声，家里的牛羊就一定会遭灾。热合尔汗想，今天是第二次听到野狼的哭声了，要是明天再听到咋办呢？热合尔汗心里紧张起来，要赶快回家告诉爸爸，让爸爸想想办法。

一到家，热合尔汗就把馍馍岭上第二次遇到狼哭的事，告诉了爸爸。



热合尔汗爸爸听了也觉得奇怪，正常寻食的野狼，为什么老在一个地方号哭，而且都让他儿子遇上了？是不是预示着家里的牛羊要有什么灾难？或者他的度假山庄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？……他想亲自去馍馍岭看个究竟。

趁着天还没黑，热合尔汗爸爸从帐篷里拿出猎枪，牵出自己的大白马，带上哈萨克高大的牧羊犬“犍犍”，叫热合尔汗带路，直奔馍馍岭而去。

橘红色的太阳，被“魔鬼城”吞得只剩一点边边。

落日余晖，给雄伟的天山雪峰镀上一层美丽的玫瑰色，显得格外神圣而肃穆。山顶上的霞云，就似一条条彩带，绕着山尖尖盘旋。

这时，整个科克达拉大草原，变成了一幅绮丽的哈萨克族图画：草场收栏，牛羊入圈，家家包房上直直地冒着缕缕炊烟。夕阳下，一切的一切，显得那样地欢乐、祥和。

游牧了一天的哈萨克人，换上聚会的服装，弹着冬不拉，打起手鼓，载歌载舞，开始聚集到山庄前舞蹈和歌唱。

热合尔汗爸爸和热合尔汗，今天没有心思参加这样的欢聚，他们要去看一条号哭的野狼，不允许它将灾难带给幸福的草原。

馍馍岭快到了。

热合尔汗爸爸勒住马，静静地听了一会儿，并没有听

到有狼嚎声，转身问热合尔汗：“你说的野狼呢，在馍馍岭的哪边？”

热合尔汗看看山下的路，说：“就是这边，我上学放学，都从这条路走的嘛。”

热合尔汗爸爸又向两边的山上看，哪儿也没有狼的影子。

热合尔汗爸爸和热合尔汗一起勒了勒马，又往前走了一会儿，热合尔汗的“赤豹”忽然立起前蹄嘶叫起来。

热合尔汗马上说：“爸爸，‘赤豹’一定是发现野狼了！”

热合尔汗爸爸定神一看，前面不远的山头上，果真出现一条花额黑耳朵的银白色的大野狼，拖着长长的尾巴。它慢慢地走到岭上，看到有人，马上“喔——喔——”放声号哭起来，那声音确实好凄惨！

热合尔汗爸爸马上认出来，这是一条怀孕的天山雪狼，这种狼常年生活在天山雪线以上，所以它身上的毛都是银白色的，只有到了秋天，才下山打食准备过冬。看到这条野狼大大的肚皮就要拖到地上，热合尔汗爸爸又觉得有些奇怪，怀孕的母狼，一般是不出来猎食的，它要保护肚子里的狼崽，让它的丈夫出来打食。而这条怀孕的母狼为什么会在这儿号哭呢？母狼号哭，一般不外乎两个原因，一是主动出来示威，保护它快要出生的孩子，不允许人畜侵犯它的领地；二是有可能失去了孩子或是丈夫。如果是失去孩子或丈夫的母狼，这种号哭，不再是某种示威，而是



在诅咒，它会十分仇视路过它领地的人和其他动物，一定会伺机报复。而这只母狼，并不像要攻击人，只是在号哭，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热合尔汗已经是第三次听到野狼的号哭了，热合尔汗爸爸心里觉得很晦气。虽说哈萨克人习惯不打母狼，但如果它是一条要把灾难带到草原上的恶狼，不如先把它给宰了！

热合尔汗爸爸从背上拿下猎枪，对着那条母狼瞄准。

那母狼很机灵，马上发现了热合尔汗爸爸的枪口，立即停止号哭，但并不想马上离开。它前腿一弓，趴在地上，不像在做攻击前的准备，更不像要逃跑的样子，不知它到底要干什么？如果是一条有经验的老狼，看见猎枪，马上会直线闪开，向左右逃跑，然后再伺机向人发起攻击。这条大母狼不但没动，反而趴在地上，一仰脖子，“喔——”又一声凄惨的嗥叫！在高高的馍馍岭上，一会儿又举起两只前蹄，好像在向热合尔汗爸爸和热合尔汗示意什么。过一会儿，又将两只前腿弯曲起来，跪在地上，做出求饶的样子——真是一条奇怪的野狼！

热合尔汗看看野狼，连忙上来一把托住爸爸手里的猎枪，说：“爸爸，你要打死它吗？它肚子里还有小狼崽呢！你看，它在向我们求饶呢！多可怜呀！爸爸，我们还是先回家吧！说不定，一会儿它就能离开的。”

热合尔汗爸爸瞄了瞄，放下枪，看看岭上的那条大



母狼，觉得它确实很可怜。在草原上放牧多年，遇到过无数的野兽，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狼，面对枪口，不但不逃跑，也不发起攻击，反而跪下来求饶。热合尔汗爸爸一时闹不明白，这到底是一条什么狼。

都说狼是懂人心的，尤其是年老的母狼，更能通人性。说不定，它真的有什么为难的事要求人来帮助它？——对，是不是遇到难产了？

热合尔汗爸爸连忙收起枪，策马往山头走去。

那大母狼看见热合尔汗爸爸空着手，向它走近，又一声号哭，马上在地上滚了两下，然后又屈起前爪跪起身来。

热合尔汗马上说：“爸爸，你看，它在向我们表示友好哩。平时，‘键键’对人撒娇都是这样的，都是先在地上打滚哩。这狼也做一样的动作，是不是说明它并不想攻击我们？”说完，不等爸爸回答，两腿使劲一夹，让“赤豹”拦到爸爸的大白马前头，说，“爸爸，天不早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家吧！先不要打死它，它好可怜呢！走吧，爸爸。”

热合尔汗爸爸知道热合尔汗的心思，他没有马上离开，抬头看看天，说：“热合尔汗，这条母狼，它的活动还很自如，肯定还不到临产期，不像是遇到难产。秋天到了，最近，馍馍岭一带时常有野狼出现，有的人家怕野狼伤害牛羊，偷偷在林子里下夹子。说不定这条母狼的丈夫在哪儿被夹着了，请求人们放了它丈夫呢。要不然，它不会一



直跪着求人的。趁山里还能看见路，咱们分头去帮它找一找，看看附近有没有下夹子的陷阱。你要知道，哈萨克人不能见死不救嘛，见死不救的人，会遭报应的。帮助别人，是哈萨克族的传统。对狼也一样，只要它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。”说着，手一指，“你带着‘犍犍’，从山那边，我从山这边，咱俩分别向两个山头去找一找。”爸爸说着，下马从旁边搬了块大石头，放到跟前的一个小山头上告诉热合尔汗，“最后回到这个小山会合，听懂了吗？”

热合尔汗听明白爸爸要帮助那条大母狼，高兴地说了声“好”，双腿又一夹马肚，叫上“犍犍”，赶着“赤豹”，箭一般向那边小山头跑去。

天，渐渐黑下来了。

热合尔汗爸爸和热合尔汗两人找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找到，又会合到一起。

热合尔汗爸爸看看茫茫黑野，说：“天黑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太阳就是草原人的眼睛，没有眼睛，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了。”